

靖节先生集

靖节先生集

靖節先生集

陶潛撰 陶澍注
威煥填校
責任編輯麥朝樞

*

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九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(56)

開本 24"×52" 1/12 印張 36

一九五六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(線裝二冊)印數 0001—3000

定價 (9) 2.60 元

靖節先生集卷之六

安化陶 樹集注

記傳述贊

桃花源記

并序

李注、桃源經曰、桃源山在縣南一十里。西北乃沅水、曲流而南有障山、東帶鈔鐸溪、周回三十有二里、所謂桃花源也。

晉太元中、武陵人捕魚爲業。

李注、漁人姓黃、名道真。

緣溪行、忘路之遠近。忽逢桃花

林、夾岸數百步、中無雜樹、芳草

一作華、非。

鮮美、落英繽紛。漁人甚異之。

復前行、欲窮其林。林盡水源、便得一山。山有小口、髣髴若有光。便

捨船從口入、初極狹、纔通人。復行數十步、豁然開朗、土地平曠、屋

舍儼然。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。阡陌交通、雞犬相聞。其中往來種作男

女衣著、悉如外人、黃髮垂髻、並怡然自樂。見漁人乃大驚、問所從來。

具答之。便要還家、設酒殺雞作食。村中聞有此人、咸來問訊。自云先

世避秦時亂、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、不復出焉、遂與外人間隔。問今是

何世、乃不知有漢、無論魏晉。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、皆歎惋。餘人各

復延至其家、皆出酒食。停數日、辭去。此中人語云、不足爲外人道也。

既出、得其船、便扶湯本云一作於向路、處處誌之。及郡下、詣太守說如此。

李注、太守劉歆。謝按、見先生搜神後記。太守卽遣人隨其往、尋向所誌、遂迷不復得路。南陽劉

子驥、高尚士也、何注、劉驥之、字子驥。晉書有傳。聞之、欣然規焦本云、一作親、非。往、湯本云、一本有游焉二字。未

果。尋病終。後遂無問津者。

嬴氏亂天紀、賢者避其世。黃綺之商山、伊人亦云逝。往迹漫復湮、來

逕遂蕪廢。相命肆農耕、日入從所憩。桑竹垂餘蔭、菽稷隨時藝。春蠶

收長湯本云一作良絲、秋熟靡王稅。荒路曖交通、雞犬互鳴吠。俎豆猶古法、

衣裳無新製。童孺縱行歌、斑白歡游詣。草榮識節和、木衰知風厲。雖

無紀歷志、四時自成歲。

李注、唐子西曰、唐人有詩云、山僧不解數甲子、一葉落知天下秋、及觀淵明詩云、雖無紀歷志、四時自成歲、便覺唐人費

力。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、無論魏晉、可見造語之簡妙。蓋晉人工造語、而元亮其尤也。怡然有餘樂、于何勞智慧。奇蹤隱五

百、一朝敞神界。

李注、桃花源記、言太元中事詩云、奇蹤隱五百、韓退之桃源圖詩、又以爲六百年。洪慶善曰、自始皇二十三年築長城、明年燔詩書、又明年

坑儒生、二十七年、胡亥立、三年而滅于漢、二漢四百二十五年而爲魏、魏四十五年而爲晉、至孝武寧康三年、通五百八十八年、明年改元太元、至太元十一年、乃及六百年。趙泉山曰、

靖節、退之、雖各舉其歲盈數、要之六百載爲近實。而桃花源事、當在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丁亥前數年間。任安貧武陵記、直據奇蹤隱五百之語、輒改爲太康中。彼不知靖節所記劉子驥者、

正太元時人。

淳薄既異源、旋復還幽蔽。借問游方士、焉測塵囂外。願言躡輕

風、高舉尋吾契。

康駢曰、淵明所記桃花源、今鼎州桃花觀、卽是其處。自晉宋來、由

此上昇者六人。山十里間無雜禽、惟二鳥往來觀中、未嘗有增損。每

有貴客來、鳥輒先鳴庭間。人率以爲占。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、不果。子驥、見晉書隱逸傳、卽劉驥之、子驥其字也。南陽人。好游山澤、志存遁逸。

趙與時曰、靖節所記桃花源、人謂桃花觀卽是其處、不知公蓋寓言也。

東坡曰、世傳桃源事、多過其實。考淵明所記、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。

則漁人所見、似是其子孫、非秦人不死者也。又云殺雞作食。豈有仙而殺者乎。舊說南陽有菊水、水甘而芳、居民三十餘家、飲其水皆壽、或至百二三十歲。蜀青城山老人村、有五世孫者。道極險遠、生不識鹽醯、而谿中多枸杞、根如龍蛇、飲其水、故壽。近歲道稍通、漸能致五味、而壽益衰、蓋此比也。使武陵太守得至焉、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。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、不獨桃源。

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、東坡此論、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、如王摩詰、劉夢得、韓退之諸桃源行是也。惟王介甫桃源行、與東坡之論暗合。洪邁容齋隨筆曰、淵明作桃花源記云云、自是之後、詩人多賦桃源行、不過稱贊仙家之樂、唯韓公云、神仙有無何渺茫、桃源之說誠荒唐。世俗那知僞與真、至今傳者武陵人。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。

按宋書本傳云、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、恥復屈身後代、自宋高祖王業漸隆、不復肯仕。所著文章、皆題其年月、義熙以前、則書晉代年號、自永初以來、唯云甲子而已。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說。又繼之云、意者恥事二姓、故以異之。此說雖經前輩所詆、然竊意桃源之事、以避秦爲言、至云無論魏晉、乃寓意於劉裕、託之秦、借以爲喻耳。近時胡宏仁仲詩云、靖節先生絕世人、奈何考僞不考真。先生高步窘末代、

雅志不肯爲秦民、故作斯文寫幽意、要似寰海離風塵。其說得之矣。

吳師道詩話曰、愚早歲嘗題桃源圖云、古今所傳避秦、如茹芝之老、採藥之女、入海之童、往往不少。桃源事未必無、特所記漁父迷不復得路者、有似異境幻界神仙家之云、此韓公所以有是言。愚觀翁慨然叔季、寤寐羲皇、異時所賦、路若經商山、爲我少躊躇。多謝綺與角、精爽今何如。其於桃源固所樂聞、故今詩云、黃綺之商山、伊人亦云逝。願言躡輕風、高舉尋吾契。於此可以知其心。而事之有無、奚足論哉。頗與前輩之意相發。

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

李、何、諸本作西征、誤。

君諱嘉、字萬年、江夏鄂人也。毛晉曰、晉書作鄆。鄂、鄆、皆江夏縣名。曾祖父宗、以孝行稱。仕

吳司馬。

毛晉曰、晉書作司空。

晉祖父揖、元康中爲廬陵太守。宗葬武昌新陽縣、子孫家

焉、遂爲縣人也。君少失父、奉母二弟居。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

女、閨門孝友、人無能間、鄉閭稱之。沖默有遠量、弱冠、儔類咸敬之。

同郡郭遜、以清操知名、時在君右、常歎君溫雅平曠、自以爲不及。遜

從弟立、亦有才志、與君同時齊譽、每推服焉。由是名冠州里、聲流京

邑。太尉潁川庾亮、以帝舅民望、受分陝之重、

何注、袁煥與曹植書、召公與周公、受分陝之任也。

鎮

武昌、并領江州。辟君部廬陵從事。下郡還、亮引見、問風俗得失。對

曰、嘉不知、還傳當問從吏。亮以麈尾掩口而笑。諸從事旣去、喚弟翼

語之曰、孟嘉故是盛德人也。

君旣辭出外、自除吏名、

李本、何本脫名字、非。

便步歸

家。母在堂、兄弟共相歡樂、怡怡如也。旬有餘日、更版爲勸學從事。

時亮崇修學校、高選儒官、以君望實、故應尙德之舉。太傅河南褚裒、

簡穆有器識、時爲豫章太守、出朝宗亮、正旦大會州府人士、率多時彥。

君在坐次甚遠。褒問亮、江州有孟嘉、其人何在。亮云、在坐、卿但自

覓。褒歷觀、遂指君謂亮曰、將無是耶。亮欣然而笑、喜褒之得君。奇

君爲褒之所得、乃益器焉。舉秀才、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、再爲江

州別駕、巴邱令、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。君色和而正、溫甚重之。

九月九日、溫遊龍山、參佐何本云、一本作衆佐畢集、四弟二甥咸在坐。時佐吏並

著戎服、有風何本云、一本風下有主字吹君帽墮落。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、以觀其舉

止。君初不自覺、良久如廁、溫命取以還之。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、

時在坐、溫命紙筆、令嘲之。文成示溫、溫以著坐處。君歸見嘲笑、而

請筆作答、了不容思、文辭超卓。四坐歎之。何注、其文不傳。東坡嘗爲補亡、盛朝嘉云、征西天府、重九令節、

駕言龍山、宴凱羣哲。壺歌雅奏、緩帶輕衫、胡爲中觴、一笑榮發。樓閣競秀、榆柳獨脫、驥驟交驚、驚寒先颺。楚狂醉亂、隕帽莫覺、戎服囚首、枯顙並髮。惟明將軍、度量宏達、容此

下士、顛倒冠履。宰夫揚解、兜觥舉罰、請歌相鼠、以侑此爵。嘉解嘲云、吾聞君子、蹈常履素、晦明風雨、不改其度。平生邱壑、散髮箕踞、墮車天全、顛沛何懼。腰適志帶、足適志履。

不知有我、帽復奚數。流水莫繫、浮雲暫寓、飄然隨風、非去非取。我冠明月、佩服寶璐、不纓而結、不簪而附。歌詩章釋、請歌相鼠、罰此陋人、俾出童叟。二篇辭致、超卓古今、龍山

當日之會、若有東坡此文、奉使京師、除尙書刪定郎、不拜。孝宗穆皇帝聞其

名、賜見東堂、君辭以腳疾、不任拜起。詔使人扶入。君嘗爲刺史謝永

別駕。永、會稽人。喪亡、君求赴義、路由永興。高陽許詢有雋才、辭

榮不仕。每縱心獨往、客居縣界、嘗乘船近行、適逢君過、歎曰、都邑

美士、吾盡識之、獨不識此人、唯聞中州有孟嘉者、將非是乎。然亦何

由來此。使問君之從者。君謂其使曰、本心相過、今先赴義、尋還就君。

及歸、遂止信宿、雅相知得、有若舊交。還至、轉從事中郎、俄遷長史、

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。門無雜賓、嘗會神情獨得、便超然命駕、逕之龍

山、顧景酣宴、造夕乃歸。溫從容謂君曰、人不可無勢、我乃能駕御卿。

何注、東坡曰、晉士多浮虛而無實用、然其間亦有不然者、如子孟嘉平生無一事、然桓溫謂嘉、人不可無勢、我乃能駕御卿。溫平生輕殷浩、豈妄許人哉。乃知孟嘉若遇、當作謝安。安不遇、

不遇如孟嘉也。後以疾終於家、年五十一。始自總髮至於知命、行不苟合、言無

夸矜、未嘗有喜愠之容。好酣飲、逾多不亂、至於任懷得意、融然遠寄、

傍若無人。溫嘗問君、酒有何好、而卿嗜之。君笑而答之、明公但不得

酒中趣爾。又問聽妓絲不如竹、竹不如肉。答曰、漸近自然。晉書作漸近使

淵明、孟嘉外孫、作嘉傳云、或問聽妓絲不如竹、竹不如肉何也。曰漸近自然。今中散大夫

晉書乃云、漸近使之然。則是閭里少年鄙語。雖至細事、然足以見許敬宗等爲人。桂陽羅含賦之曰、孟生善酣、不愆其意。光祿大夫南陽劉耽、昔與君同

在溫府。淵明從父太常夔、謝按、魏書司馬氏傳曰、陶夔、潯陽人。德宗復立於江陵、改年義熙、尚書陶夔、迎德宗達於板橋。又太平御覽引俗說

曰、陶夔爲王孝伯參軍。當即此陶夔。先生歸去來辭序、嘗問耽、君若在、當已作公否。家叔以余貧苦。亦疑謂夔也。惟尚書太常官階爲異。

答曰、此本是三司人。爲時所重如此。淵明先親、君之第四女也。凱風

寒泉之思、實鍾厥心、謹按採行事、撰爲此傳、懼或乖謬、有虧大雅君

子之德、所以戰戰兢兢、若履深薄云爾。贊曰、

孔子稱進德脩業、以及時也。君清蹈衡門、則令聞孔昭。振纓公朝、則德音允集。道悠運促、不終遠業、惜哉。仁者必壽、豈斯言之謬乎。

容齋隨筆曰、自古姦雄得志、包藏禍心、窺竊神器、其勢必嫉士大夫之勝己者、故常持寧我負人、無人負我之說。若蔡伯喈之值董卓。孔文舉、禰正平、楊德祖之值曹操。嵇叔夜、阮嗣宗之值司馬師昭。溫太真之值王處仲。謝安石、孟嘉之值桓溫。皆可謂不幸矣。伯喈僅僅脫卓手、終以之隕命。正平轉死於黃祖。文舉履宗。德祖被戮。叔夜罹東市之害。嗣宗沈湎佯狂、至爲勸進表以逃大咎。太真以智挫錢鳳、而免其危。若蹈虎尾、唯謝公以高名達識、表裏至誠、故溫敬之重之、不敢萌相窺之意。然尙有爲性命忍須臾、及晉祚存亡、在此一行之虞。

孟嘉爲人、夷曠冲默、名冠州里、稱盛德人。仕於溫府、歷征西參軍、從事中郎、長史。在朝隤然仗正、必不效郗超輩輕與溫合。然自度終不得善其去、故放志酒中。如龍山落帽、豈真不自覺哉。溫至云人不可無勢、我乃能駕馭卿。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。嘉雖得全於酒、幸以考終、然才享年五十一、蓋酒爲之累也。陶淵明實其外孫、傷其道悠運促。悲夫。

五柳先生傳

先生不知何許人也、亦不詳其何本云、一姓字、無其字。宅邊有五柳樹、因以爲號焉。閒靖少言、不慕榮利。好讀書、不求甚解、每有會意、便欣然忘食。性嗜酒、家貧不能常得。親舊知其如此、或置酒而招之、造飲輒盡、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、曾不吝情去留。環堵蕭然、不蔽風日、短褐穿結、

簞瓢屢空、晏如也。常著文章自娛、頗示己志。忘懷得失、以此自終。

贊曰、

黔婁有言、不戚戚於貧賤、不汲汲於富貴、其言茲若人之儔乎。

一本作味其言。一

本作極其言。今从李公煥本、毛晉本作其言。酣觴賦詩、以樂其志。無懷氏之民歟、葛天氏之民歟。

藝苑雌黃曰、士人言縣令事、多用彭澤五柳、雖白樂天六帖亦然。以

余考之、陶淵明、潯陽柴桑人也、宅邊有五柳、因以爲號。後爲彭澤

令、去家百里。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。予初論此、人或不然其說。比

觀南部新書云、晉書、淵明本傳、潛少懷高尚、博學善屬文、嘗作五

柳先生傳以自況、先生不知何許人、不詳姓字、宅邊有五柳樹、因以

爲號焉。則非彭澤令時所栽。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、誤也。豈所謂先

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。胡仔荅溪漁隱叢話曰、沈彬詩、陶潛彭澤五株

柳、潘岳河陽一縣花。蘇子由指點縣城如掌大、門前五柳正搖春。皆誤用也。

讀史述九章

余讀史記、有所感而述之。毛晉云、宋本無此二句。

夷齊

二子讓國、相將海隅。天人革命、絕景何注、景、影、同。窮居。采薇高歌、何注、藝文類聚作

高歌采薇。慨想黃虞。貞風凌俗、爰感懦夫。事見伯夷列傳。

箕子

去鄉之感、猶有遲遲。矧伊代謝、觸物皆非。哀哀箕子、云胡能夷。狡

童之歌、悽矣其悲。事見殷本紀。

管鮑